

动画片里的慢时光

陈玮佳

有一天，我和父亲陪着我的小女儿看我小时候流行的动画片《三个和尚》。我忍不住对父亲说：“爸，我记得小时候看的这个动画片，是很清晰的啊！”父亲笑了笑：“是不是你的记忆模糊了。”听到父亲的话，童年的回忆瞬间涌上心头。

在我上小学之前，最常见的娱乐方式，就是天黑后听广播、聊天、打扑克，和院子里的孩子们玩捉迷藏、做游戏，家里没有电视机，想看动画片只能到院里唯一有电视机的邻居家。

我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咬牙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当时的电视画面和声音时好时坏，有时候“沙沙”响，有时候画面扭曲成麻花。经常是父亲转动天线，我坐在水泥地上用粉笔在地上画画，屏幕上的雪花点突然消失了，我兴奋得拍着手又蹦又跳。

有一天，父亲把天线绑在一根竿子上伸到窗外，我好奇地问：“爸爸，

你在干吗呀？”“去‘钓’信号呢！等会儿就有清楚的动画片了。”又过了几天，父亲借来梯子，“爸爸，今天又要去哪儿‘钓’信号呀？”他指了指屋顶，把虎头钳别在腰间：“去屋顶绑个更厉害的‘鱼竿’钓信号。”父亲的方法越来越“先进”，画面也越来越好。

父亲还练就了“动画片天气预报”的本事。每天傍晚他都要站在院子里，眯着眼抬头看天。有一次，电视里哪吒正要抽龙筋，父亲突然起身拔掉插头。我刚要抗议，打雷声轰然作响。他得意地笑了，那神情像是给他班里学生押中了全县统考试卷的大题。

父亲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发明”。那时候，家里舍不得买彩色电视机，他不知从哪弄来一块彩色塑料薄膜，在电视机屏幕前挂上，黑白电视机摇身一变成了“彩色”的。现在看来，就是黄蓝绿三色塑料片。

“你先吃饭，电视台的叔叔阿姨

也吃饭去了。”我扭头看见屏幕上跳着的雪花，想象着那些叔叔阿姨正捧着搪瓷碗蹲在电视台门口吃饭的画面。“爸爸，他们吃什么呀？”他往我碗里夹了块红烧肉，故意压低声音：“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吃红烧肉呢，你要是不快点，等他们吃完回来，你就看不上了。”我信以为真就快速吃，腮帮子鼓得像小仓鼠。

当熟悉的片头曲响起时，我的碗里总是干干净净的。看杰瑞米穿过森林，看松鼠递给它松果，看小动物们欢乐地舞蹈。“小熊杰瑞米，聪明又伶俐。”我能听见父亲喉咙里哼唱，他的调总是跑得很远。

家里生活慢慢变好，我小学三年级时，父亲托关系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后来，家里的电视屏幕越来越大，音质、画面也越来越好。父亲陪我看很多经典的动画片，《聪明的一休》那句“休息，休息一会儿”经典台词，至

今记忆犹新；老少皆宜的《海尔兄弟》，几乎每个寒暑假都重播，让我读了一本动画版的百科全书。

长大了，我也知道，哪来什么“电视台的叔叔阿姨正在吃饭”，那只是父亲卡着动画片播放的时间点编出来的。现在，我也常模仿着父亲当年的语气，抚摸着小女儿的脑袋，“叔叔阿姨正在吃饭呢！你赶紧吃，把这碗饭吃完，我打个电话给他们。”

客厅的大屏幕电视上，动画片里的人物载着包裹在城市上空穿梭，画面清晰得连机翼划过云层的波纹都看得一清二楚。父亲望着屏幕出神：“现在的动画片，比你小时候看的那些清楚多了。”我笑着接话：“是啊，爸，你‘钓’信号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们相视一笑，仿佛又看见多年前那个蹲在电视机前的小身影，正拽着父亲的衣角问：“爸爸，电视台的叔叔阿姨什么时候吃完饭回来呀？”

见字如面

张培胜

书信，是纸上的细语，心上的挂念。书信的来回，如一次次旅行在心底盘桓，就在信与信之间了然了、开怀了、释然了，有时也断绝了。

我与信结缘，是在上高一的时候。那次，我参加一家中学生杂志的征文比赛，写了一篇稿件，截稿日期近了，来不及修改就匆匆寄了出去。寄了便心生期待，想着哪天会收到编辑老师的来信，告诉我得奖了。我这样期待，也这样信心满满。于是，时不时走过传达室，渴望那门前的小黑板上出现我的名字。一次次张望，一次次失望。我不再去传达室，因为怕受伤。

终于有一天，同学递给我一封信。

没错，是杂志社寄来的。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中说，我的参赛稿得了优秀奖，鼓励我多写作。于是，我回了封信，信中说了我收到信的感叹，还有对写作的想法。一来二去，我与那位姓蔡的编辑老师成了朋友。

拆信、写信，周而复始般的时光让枯燥的日子变得厚重且有仪式感。我把开心事与她分享，当信件十天半月到她那时，喜悦也便延长了；我有小情绪跟她倾诉，待她收悉时，我的心事已云淡风轻。现在想来，我信中的每次诉说，就像自己与自己的另一种交谈。所谓见字如面，如与人，亦如与自己。

高三功课紧，我就很少给蔡老师

写信了，上大学后就没了联系。不过，有时我会翻看以前的信，想想以前的学习生活场景，也会想起蔡老师。后来，我多方打听，终于见到蔡老师。她已经退休，躺在床上不能说话。我拿出她写给我的信，说：“你的信感动了我，给了我学习力量。”她得知我现在工作很好，欣慰地笑了，眼角流出了泪水。

尽管书信淡出生活，可是书信在交往中所展现出的温情、期盼，是现代信息手段无法替代的。有书信往来的日子，节奏总是慢的。人生本就不必一味奔忙，真正的慢时光，是自己与世界的平和相处；真正的书信，大多是自己与自己的交谈。

清明节的思念

赵作奎

把父母

栽在故乡的泥土里
每到清明时节
总能看到
那疯长的思念
绿满了父母的那片田野

暖暖的四月风
似父亲的手
抚摸着我曾经
的创伤
绽开的油菜花
似母亲看我
归家时的笑脸
我用日月的
针线
缝补着落下
的思念
直到有一天
我再也拿不
起针线
故乡的最后
一场大雪
把我和父
母一块
默默覆盖

那时
我偎依在母
亲怀里
再没有了痛
再没有了因
委屈
而流下的泪
珠
只有故乡上
空
挂着的那弯
新月
清凉地照着
我的梦

妈妈的印章

张秀华

妈妈的遗物，我只有这一枚印章，小不及寸。她的印章怎么会在我这？我至今仍清晰记得，重逢它的那一幕。

某天，我无意间打开爸爸留下的旧公文包，一枚印章突然滑落出来。我捡起来细看，竟是妈妈的印章。那一刹，惊喜如潮水般涌来，就像忽然看到了妈妈的身影。我把它紧紧地攥在手心里，就像握到了妈妈温暖的手，触到了她留在世间的温度。

这枚印章浅黄色，长33毫米、宽12毫米见方。具体是什么材料，我说不上来，只感觉它很轻。它刻于何年何月，出自哪位匠人之手，我都无从知晓。

印章的一面，刻有松树飞鸟的水墨画；另一面，雕着一枝花，一蕾含苞，一朵绽放，花茎细韧而挺拔，一如妈妈用这枚印章在岁月里刻下的坚强纹路。花瓣舒展得恰到好处——不张扬、不怯场，像极了妈妈年轻时的样子。印面上妈妈的名字依旧清晰可辨。这方印

章用的是汉隶字体，线条匀净、圆润又藏锋，古朴而有美感。印面斑驳，边栏多处残损，一眼便知，这枚印章很有年头了，它曾陪着妈妈走过漫长岁月。

妈妈姓张，名炳琴，1923年出生在山东泰安一个普通的农家，没有文化，不识字。1949年，父亲因工作需要，先从山东来到徐州工作。1954年，妈妈带着我7岁的哥哥、刚满周岁的姐姐也来到了徐州，一家人才得以团聚。

上世纪50年代，生活物资极度匮乏，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粮票、油票、棉票、肉票……各种商品都需凭票供应。刚到徐州时，妈妈因为不识字，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屡屡面临领票证时无法签字的尴尬。好在有街道干部热情担保，发票人员就让妈妈按手印领票证。可有时遇到不熟悉的工作人员，妈妈总是要费一番口舌解释。

自从有了这枚印章，妈妈领票、取包裹、收汇款、存钱、取钱……一章在

手，签字问题统统解决了。印面四周边栏有多处残损，可想而知，当年这枚印章的使用频率极高。

时至今日我还记得，每到领票的日子，妈妈总是小心翼翼地揣着印章，满怀希望而去，归来时带着票证满是欢喜。回家后，会小心地把印章连同那些票证放到抽屉的深处，如珍藏一般。长大后，我才真正懂得，妈妈珍藏的不仅是一枚简单的印章，更是全家人的温饱、安稳和希望。

如今，妈妈已经离开44年了，这枚印章也已有50多年了。时光是吝啬的，妈妈留给我的念想，只剩这一枚印章；可时光又是有心的，我们家几经搬迁，这枚印章竟奇迹般留存至今。

我用红布把印章包起来，原样放回旧公文包。爸爸的公文包里藏着妈妈的印章，似乎也有了一种寓意，或许就是两位老人以这样安静的方式，留给我们最绵长、最温暖的念想。

